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五十六回 大話招殃丑生員扮出跪池陳 老羞成怒風太監學做刺股蘇秦

古心慌忙逃避。素臣驚叩其故，任夫人指著一個家人道：「鄧升方才來報，說老爺因受廖監逼迫，氣急痰湧，昏暈了去，灌救不醒。賢婿可念至親情分，速去一救。」素臣問：「可有人參？」任夫人連聲道：「有。」忙叫翠香去取。素臣道：「小婿不日就要出官，此時不便露相。岳父因氣升痰，卒迷心竅，用參湯灌醒香散治之，即時可癒，不必小婿自去。」鄧升目不轉睛，看著素臣。任夫人道：「怎不磕頭？這是文姑爺。」鄧升忙跪下去道：「小人竟不認得了！」素臣便叫鄧升，去買南星木香。鄧升道：「官醫現在獄中，這兩味盡有，只等人參來就是了。」須臾，翠香取到人參。素臣吩咐：「用五錢參煎湯，調下星香散五錢，如不應，速以一兩參，送五錢三生飲；既有官醫在彼，這藥品分量，都知道的。如牙關緊閉，不受湯藥，可用牙皂末擦其牙齦，以箸撬開灌救之；如已甦醒，可即付信回來，切記切記！」鄧升領命，如飛而去。素臣隨任夫人入內，鸞吹含著眼淚出來，問素臣：「怎不到獄中去？」素臣把前事述了一遍。任夫人如熱石上螞蟻，旋轉不定，等了一會，忽然哭道：「我真是老失時了！怎這時候，還呆守在這裡？」忙叫丫鬢出去，「喚一個家人來，領我到獄中，去見老爺一面。」素臣道：「岳父此病，不過因氣升痰，藥吃下去，即可甦醒；兵母何必出頭露面？」任夫人道：「我方寸已亂，顧不得許多了！」素臣拿定藥必奏效，無奈任母執見，亦是至情，正在遲疑。只見一碗燈籠，飛也似的趕將進來，正是鄧升。素臣大喜，來得湊巧。任夫人嚇得面如土色，急問：「老爺怎樣？」鄧升道：「老爺醒了。」任夫人聽這一語，猶如鬼門關上放將轉來的一般，喜得鼻涕眼淚，一齊都出。因細問，鄧升道：「小的去時，官醫已用過星香散了，毫不見效；小的把姑爺的話述了一遍，官醫就要用三生飲。小的不敢，原依著姑爺，先送下星香散去。那知有了參湯，這藥便靈，一下喉嚨咕的一聲，那痰便直落下去，眼就睜開。灌完了藥，老爺便醒轉來。小的把姑爺回來的話，回了老爺。老爺心上一喜，便直坐起來道：『我這會子身子爽快，竟像沒病的了；你快去報知夫人，明日一早要請姑爺相會。』」素臣因把易容出官之事說知。鄧升大喜道：「姑爺出官，這事便冰消瓦解，謝天不盡！小的就去稟知老爺，姑爺不便進監去了。怪道小的再認不出是姑爺！」於是歡天喜地的去了。任夫人及鸞吹，俱笑逐顏開，稱贊素臣神醫國手。

素臣回來述知，水夫人亦甚歡喜。素臣見窗上已有亮光，遂不復睡，在床前把在外事情通述完了。水夫人佛然道：「觀汝所為，皆古豪俠之徒血氣之勇，與聖賢學問，相去霄壤；率此而行，必流為好勇鬥狠，忘身及親之輩！平日所讀何書？如此飛揚浮躁，尚有一毫儒者氣象耶？」古心道：「今人乍見孺子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倘視若隔膜，遇難不救，便與楊氏為我無異，儒者民胞物與之心安在？二弟所為，似有所取。孔子雲：『見義不為，是無勇也。』尚望母親訓示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汝但知見難不救，便是楊朱；可知見難必救，則為墨翟。有同室之鬥，有鄉鄰之鬥，其間權度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！孺子入井，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遲一朝之忿，亡其身以及其親，欲更為摩頂放踵之事，得乎？民胞物與，儒者當有此量，當存此心；而素位而行，自有限制，窮則獨善，達則兼善，出處自是兩途。其兄彎弓，越人彎弓，親疏非可一視。爾弟所救者，半屬鄉鄰之鬥；所行者，俱屬摩放之為；他一心以崇正辟邪為事，試問如此作為，與割肉喂虎之釋迦、臨崖捨身之比邱何異？自後當切以為戒，收斂精神，專力於聖人中正之道，方不至玷辱祖父家風；不然，非吾子也！」素臣連連頓首，汗流浹背道：「孩兒如醉初醒，如夢方覺，自後當以母親之言，刻諸肺腑，斷不敢妄為矣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我生平讀書閱古，最惱的是迂儒儒夫，最喜的是奇人烈士，原不教汝巽迂腐，做那患得患失的鄙夫；遇著義所當為，自宜勇為，不畏鼎鑊，不避湯火，但須斟酌輕重緩急，以為屈伸進退，不可徒恃匹夫之勇，輕蹈不測，與馮婦輩同為識者笑耳！」素臣、古心俱心悅誠服，頓首受教。

素臣正在細繹母訓，深悔前非，任夫人著人，來請素臣過去。洪儒出來接待，見禮過，說道：「弟在獄中，伏侍岳丈，有失迎接。岳父特命小弟傳說，老襟丈到月底才可出官；若早了，恐廖監起疑。」素臣唯唯。任夫人出來，又述了一遍。打發洪儒仍至獄中，買通官媒婆，將信打與素娥、湘靈，叫他寬心等待。二人忽聞此信，喜滿心窩，歡生口角，把幾十日積怨凝愁，短吁長歎，不知都發送到那裡去了。正是：

失意心即憂，得意心即喜。人事亦何常，得失循環耳。嗟嗟世人心，憂喜何時已。

到了二十七這一日，十日之限已滿，廖監勸問任公，任公說：「昨日先有急足趕回，只在早晚可到。」廖監怒道：「咱的事已完了，你還支吾麼？孩子們，打這廝的嘴！」王巡撫連忙攔住道：「道路風水，那能不差時刻？這一兩日內到了，便算不得違限。現在各府縣規禮，還沒繳齊，也得三五天；再寬他三日，三日內若沒人到，將他鎖解進京，也教他死而無怨！」廖監只得又寬了兩日，擇定三月初三日回京，說：「是萬歲爺殿試天下舉子的日子，還有好似他的日子麼？」一面填瞭解批，要巡撫定了題參的本稿，是太監事。只等兩日內没人到，便押帶起身。任公知會素臣到二十八日臨晚，具呈投到。廖監會了王都堂，提犯審訊，先叫素臣上去。廖監大笑道：「怎跑出這樣一個丑漢？明是假的！王老先，你看這樣兩個花枝般人兒，肯嫁這鬼臉嗎？」合堂衙役俱道廖監這駁頭不錯，連素娥、湘靈都不肯信是素臣，只認任公事急權宜，心上又驚又怕又害羞，好生難過！當不得廖監偏要盤詰，問：「這丑漢果是你兩個的丈夫嗎，快實說來？別的好冒認，這丈夫是冒認不得的呢！」素娥頓口無言，湘靈更是羞得兩頰通紅，做聲不得。王都堂心裡也是狐疑，卻有意周旋，便替他開出一路道：「二女害羞，當不得老太監問頭，這也罷了！任你你卻不該擇這等丑婿，妙，你誇你女婿才高學廣，我看這相貌，也不像個有才學的；倘相貌既丑，又無才學，就怪不得老太監起疑了！你有甚情節，快些供來，不得混說！」說罷，將旗鼓一擊，階下眾役，齊齊吆喝一聲。素娥、湘靈，俱大驚失色，替任公捏著兩手的香汗，惟恐露出實情，當堂受辱。

任公忽見素臣面貌，也覺難看，被廖監一笑，又見二女不認，心頭如小鹿般亂撞起來，虧得王都堂開出這條門路，因定一定心，侃侃而談道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容犯官一言：相女配夫，必兼擇才貌；然與其無才，寧可無貌。諸葛武侯娶黃承彥醜女為妻，犯官擇孫盛丑漢為婿，同一意也。孫盛貌雖陋，而品甚佳，其才如海，犯官愛他不過，故擇以為婿。昔羅隱為江東第一才子，而其貌至陋；大老爺怎便因孫盛無貌，就斷定他無才，只求命題面試，便知他才學何如，不是犯官虛誑了。」王都堂點頭說：「話頗近理。」因向廖監商議出題，廖監笑道：「你們處邊人，做過孔夫子徒弟，便會咬文嚼字；咱們懂得什麼詩云子曰，考他則甚！咱只會隔壁猜，劈面相，拿三道三，聞一知十，摸量著不是個聰明人，除了踢門兒的魁星，世間還有第二個有文才的丑鬼嗎？王老先，你不要串通著糊那紙棺材，不知咱不上你這道兒哩！」素臣走上前，打一躬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老公公休輕觀孫盛！孫盛外暗內明，貌粗心廣，胸藏緯地經天之學，腹貯蘭臺石室之書，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，只未遇其時耳！老公公豈可狃於一尺之面，而沒其千里之志邪？」廖監道：「他說些什麼，咱也不懂他！你說海水不可斗量，說得好大話兒！咱只問你：進京捐監，帶的銀子在那裡？若有銀子，就是真的，沒銀子便是假，別的話都不和你說。」說罷，立起身，竟自退堂。王都堂忙忙發放眾人，進去陪他。

素臣回來，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這明是銀子的話，只捐監的數兒，也得五百四十兩，從何出處？」素臣道：「就有銀子，也沒行賄之理，只索由他罷了！」因進去稟知任夫人。任夫人道：「銀子也沒甚要緊，只你丈人是個清官，幾年宦囊，都為這事花費了，那裡還弄得出銀子？」鸞吹道：「不妨，家中雖沒甚積蓄，還有田產可以售賣，須叫兄弟回家，急急乾此一事。」素臣道：「不可，行賄於闖人，愚兄斷不為此！」任夫人道：「只要變得出錢，也就固執不得許多了！」因急差人至獄，去叫洪儒。洪儒回來，說道：「王都堂有信來，廖監親口說，進京捐監，連各項使費，坐監盤纏，須得千金，只在三日內獻出，便諸事都休；不然，初三日一早就解，女人每人一，男人每人一百馬鞭，然後起解哩。」任夫人及鸞吹嚇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素臣太息道：「宦寺之惡如此，怎竟明目張膽要起錢來？真所謂小人而無所忌憚矣！」鸞吹道：「如今且連夜叫船，趕回家去，再作區處。」洪

儒問故，任夫人述知賣田之事。洪儒道：「這是立馬造橋的事，賣田如何來得及呢？」鸞吹道：「你從前賭錢時，今日一百，明日五十，賣得好不容易，怎就來不及？」洪儒道：「兄弟前日不肖，搭的就是計多這一班匪人，除了這些人，便一個也不認得，叫兄弟那裡去覓售主？況且賭場上賣田，原沒銀子見面，不過是幾根籌馬，便算了田價！如今是真要銀子的，豈不煩難？」素臣太息道：「虧得老樸丈臨崖勒馬，不然，以祖父世傳之產業，而換幾根籌馬，豈不傷心？」鸞吹著急道：「二哥怎還與他講閒話？兄弟，你只回家立筆，我叫未能去覓售主，拚得賤賣，自然易成了！」任夫人道：「大小姐說得是。」忙去收拾；催促起身去了。素臣因事涉任公，不便阻攔，暗忖：此事不成，禍在頃刻；此事若成，禍在終身！腹中輪轉，悶悶不已。

鸞吹等趕回家中，著未能各處尋覓售主，未能跑了兩日，跑得滿頭臭汗，毫無就緒，欲向東方僑開口，偏又往苦縣訪老子遺蹟，歸期無定。鸞吹急得火星直爆，哭哭啼啼的一面叫未能再去覓主，留洪儒在家立契，一面收拾些細軟，與素文兩個，連夜趕進省來。素臣在寓，成日愁眉蹙額，短歎長吁。水夫人道：「有憂而喜，固為樂哀；若為境所困，亦非素位之道。昔文王拘■裡而作易，孔子厄匡人而弦歌，未聞徒以畏惹憂感為事，吾兒何所見之不廣也？」素臣道：「孩兒非懼禍；正憂脫禍；鸞吹妹子回去賣田，將以行賄，事涉丈人在內，阻之不能，聽之不可，中心輾轉，卒難自禁耳！」水夫人道：「行賄之事，出於爾為非禮，出於彼為有情；聽之可也，何戚戚焉？況數日之間，千金亦不易得，事原未必成邪？」素臣爽然若失，遂不復憂悶。

初一日一早，廖監提了素臣去，逼獻銀錢。素臣道：「捐監之銀，已寄在京中，別無設處，伏惟尊斷！」廖監大怒，喝用刑。素臣道：「憑著孫盛本領，取青紫如拾芥耳；異日燭撤金蓮，犀分寶帶，與老公公有周旋，不若留些情面，將來便得好相見也！」廖監大笑道：「這丑漢專說大話，你這妻子，多分是說大話騙得來的，你騙得任信，卻騙不得咱！你這鬼臉兒要做官，除非東海起了灰塵，西天出了太陽！咱圖你甚好相見？老實對你講罷：咱們內官性兒，是不受驚嚇的；你便封了公侯，拜了宰相，也不到奉承你，聽你灑落哩！你說要做官，咱且叫你做個都元帥罷！」因命左右，拉到素娥、湘靈面前，罰他跪著，再把他頭上壓一塊大石。王都堂笑道：「這個忒不像樣，老公公饒他初犯罷！」廖監那裡肯依，亂喝亂嚷道：「他要做官，咱就給他一品的官兒，有甚不像樣？如今做大官的老先兒，那一個不跪著太太來？他既要做官，也該學些規矩！」王都堂知道風太監越扶越醉的，便由著他去施為。

眾校把素臣推搡至素娥、湘靈面前，喝令跪下。素臣不理。眾校拉的拉，扯的扯，揪頭的揪頭，屈腿的屈腿，生拗死扭，休想動的一毫，還是直挺挺的站著。羞得素娥、湘靈，哭不得，笑不得，幾乎急死！素娥至此，方認得真是素臣，見他如此倔強，必受刑罰，不覺渾身發緊，色勒勒抖戰起來。廖監大怒道：「孩子們怎這般沒用？拿棍子來打他的腿彎，看他跪也不跪！」眾校真個各拿木棍向素臣腿彎用力打去，一連打斷了幾根棍子，震得各人虎口破的破，疼的疼，素臣站得直挺挺的，休想動得分毫！廖監道：「看這廝不出，會禁大刑！拿腦箍來，箍出腦髓，看他會禁！」王都堂道：「這是廠衛中刑法，外邊那得此等非刑？」計多跪稟：「老公公只取鐵錐來，錐他的腿彎，自會跪倒。」廖監大喜道：「你這孩子說得是！」一片聲討要鐵錐。王都堂道：「這也是非刑，法堂之上，須使不得！」廖監道：「老先兒說什麼話？咱也是朝廷的內人，腰金衣紫，治不下這光棍精來，咱也不姓廖了！拼得萬歲爺知道，怪咱非刑拷打，探著帽兒，磕幾個頭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！」素娥、湘靈嚇得涕淚直零，任公也慌急異常。只聽吆喝之聲左右報知：「裘公公來了。」

這裘公公，是江西鎮守太監，來拜廖監，替他錢行。走上堂，聽見廖監怒氣沖沖，笑道：「這是些什麼人？亂些什麼？廖哥怎這般生氣？」王都堂將廖監罰令孫盛跪他妻子，孫盛不肯，要把鐵錐錐他腿彎的話，述了一遍。裘監大笑道：「廖哥真個孩子氣了！青天白日，千人百眾，怪刺刺的罰他跪著妻子，成什麼樣范？也怪不的他不肯！王老先，不是咱嘲笑你們老先兒，普天之下，怕婆的怕少了種，關上房門，跪著太太，受打受罵的很多，只跪得沒人見罷了，怎好羞答答的，教幾百隻眼睛看著？你惱他，給府縣去打他一頓板子罷了，忙亂些什麼？你看你面皮都氣青了，氣壞了身子，敢值得多哩！王十九，只吃酒，咱們且去喝一杯兒！」於是，不由分說，拉著廖監，竟進私宅去了。王都堂發放眾人，打鼓退堂。

素臣正待回寓，裡面傳出，將孫盛鎖禁班房，明日到縣中討取諸般刑法，細細拷問。一面置備行枷手铐，將任公及素娥、湘靈起解。任公等暗暗叫苦。衙役們如狼似虎，將素臣鎖入班房。奚囊哭哭啼啼，要在班房伏侍，眾校不許，將馬鞭劈頭打去，打得滿頭鮮血。又虧了裘監的從人，拉去吃酒，方才罷了。計多揚威耀武，拉著他一班兄弟，館上去吃酒猜拳，準備明日來看打。任夫人聽見，哭得發昏。素娥、湘靈在官房內，一夜哭到天明。晴霞在內伏侍，也流了五更的眼淚。連一個看守的官媒婆，也悽慘不已。王都堂有信通知任公說：「廖監被裘監酒席上嘲笑了幾句，老羞成怒，咬牙切齒的，說明定要處死孫盛，教他須是軟求，不可再行倔強，怕真個傷了性命！」任公吃這一嚇，舊病復發，痰便直湧起來。鄧升手腳忙亂，用薑湯灌醒，開著口只是出冷氣。這信一傳出去，真如火上加油，任夫人哭得一絲兩縷，只存一口氣兒。半夜裡，鸞吹、素文等趕到，見這光景，先嚇得魂出，及問知備細，哭得攪成一團。任夫人知是賣田不成，率性割斷肚腸，連帶來些細軟，打帳變錢的，也丟在腦後，只一味號啕痛哭而已。正是：

破船遭風，乾柴就火。淫女逢僧，肥豬遇虎。若欲保全，公羊生乳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鸞吹、素文伏侍任夫人，古心伏侍水夫人，俱到都院衙門前來。不一會，班房中素臣，司獄中任公，官房內素娥、湘靈、晴霞，陸續到齊，計多領著些狐群狗黨，擦掌磨拳的，都來看打。府縣解來的榔頭、夾棍、□子、竹板、麻繩、繃索、行枷、坐枷、足鐐、手铐，一擔一擔的挑著，核桃粗的鐵鏈成盤價裝著，都送將進來。軍牢夜役、捆綁劊子、值刑皂隸、牢頭禁子、解役、護兵，諸色人等，紛紛的都來伺候。巡風便來喝趕閒人，把鄧升、奚囊與未、任兩家家人小廝，及看的人，先是劈頭劈臉，趕打開去。漸次打到丫鬟僕婦，及任夫人等。任公道：「這是我們家眷，來送上路的，並非閒人；列位不必趕打。」巡風的只看不聽見，舉鞭亂用。計多用過錢的，是他的朋友，都由他閒看，不去趕打。素臣見這光景，氣悶不過；又見水夫人都出頭露面，鼻裡一陣酸辛，那眼淚便如珠似雨的直掛下來，趕到水夫人跟前，跪下痛哭：「孩兒不孝，累及母親，萬死莫贖矣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我是來送二姐、三姐的；你不必悲傷。古人剔須易眉，鯨面贖足者正多，只要把定此心，不為威怖，便是生平學問；所可惜者，徒受辱於閹人，毫無關於世道，死不重於泰山，而輕於鴻毛，為大恥耳！」說罷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古心本是痛傷，忍著眼淚不放出來；今見水夫人流淚，便放聲大哭。素臣見母兄痛哭，一發淚如泉湧。任夫人與素文拉著任公哭一會，又拉著湘靈哭一會。素娥與鸞吹哭成一團，又向水夫人及素臣痛哭。湘靈哭別水夫人，又呆看著素臣，淚流不止。鸞吹哭素娥，哭湘靈，復哭素臣。再夾著奚囊、鄧升等家人哭主，晴霞、生素等丫鬟哭小姐，哭得聲如鼎沸，淚似泉流。正是：

魂銷最是別離日，腸斷都於生死時。

總評：

官醫用星香散不效，一有人參，藥便靈驗。醫書所謂非有大力者居間，其邪不解，是也。而俗醫以參能起痰助火，禁不敢用，坐此致斃者多矣，請以此書藥之。

水夫人見難不救一段，議論分別儒墨，如犀分水，於素臣尤屬頂門一針。有母如此，子不聖賢者，吾未之前聞。

素臣出官，事即可解，除水夫人作一二分想，素臣作四五分想外，餘人無不作十分想。是故作滿語，反逼下文。然亦不謂不文之奇變，至於如此也，頓挫可謂入神。

裘監一位解星，出人意外，乃因此更加激怒，必欲處死孫盛。忽起忽落，屢變屢危，真如獅子戲珠，滿場勃跳，渾身解數。